



今年11月的上海国际童书,有幸受邀参加多场活动,有作家对谈,阅读交流,也客串做了会议的主持,还有好事临头:《我的石头心爸爸》和图画书《好像》喜获陈伯吹国际文学奖和时代图画书奖。还有一个重头活动,让我非常感动,就是见证海飞先生《童书大时代》出版。

《童书大时代》是一卷厚重的大书,连接中国童书出版的过去,现在和未来,涵盖的理性,描述童书出版的耀眼的大时代来到的进程,其中的梦想成分,激情,非单纯的理论型的出版专著所能涵盖,字里行间有作者海飞的个人风格。

海飞姓海,我们认识多年,“海”字里的包容气度,永不停息的奔腾激情,敏锐向前,以及无限的神秘感,与我对他的印象很像。

有童书出版的情结,与我个人的经历有关,我是双栖的,职称除了一级作家,更正宗的是编审,从事写作和童书编辑的年份都超过30年,亲眼目睹过中国儿童文学以及中国童书出版曾经的低迷,对海飞先生笔下的童书大时代之路,怀有一份深深的感恩,无限感慨。

童书大时代,受益最大的是广

大的少年儿童,他们的童年能有高雅的起点,美好的选择,拥有丰富多彩的精美童书。从众多的古今中外的表达人类的情感和本质,富有审美意义,具备力量和新意的童书中找到乐趣,抚慰心灵,结识良友,焕发想象力,拥有升华成长的能力。

我经历过儿童文学出书难的萧条岁月,曾几何时,儿童文学出书难,不少作家选择离去,或下海经商。我第一次出版《男生贾里》那会,编辑们认为这是难得的佳作,但起

他站在高处

秦文君

印的时候,第一版只取印2000册,当时这是儿童文学作品的普遍行情,出版社是亏本印制的。后来,书出版后,逐步加印,印到1万册的时候,大家都非常满意,皆大欢喜,觉得封顶了。后来,《男生贾里》跟随着童书大时代,越印越多,现在已达四百万册了,而这样儿童文学书跟随着时代发展的情况并不在少数。童书大时代,一扫儿童文学曾有过的“出书难”“人才流失”等困境,推动儿童文学创作,好书和好作家不会被淹没,这吸引有才华的年轻作家不断涌现。汹涌的童书的阅读推广活动也使一大批作家的社会影响力得到提

升,并拥有体面的生活。作为童书大时代,之所以大,意味着包容性强,处在多元时代,浮躁和功利化来了,很容易沾染“现代病”。衡量童书出版是否繁荣,同样有两个标准:一是出好书,二是出人才。现在确实有了海量的童书,然而,同质化现象较严重,跟风出版太多。要多出有厚度,有创新才华和艺术追求,又能感动孩子的儿童文学作品,才是最好的,也是儿童文学的最高境界。出人才的话,人才也有各种类型,在真正的童书好编辑成了稀缺。

中国童书出版走过一段艰难而光荣的岁月,发展到今天的红火,几乎颠覆了我们以往的经验,但随着高科技时代的到来,儿童阅读生态的改变,图书载体也在改变,童书的纸媒体还有未来的黄金十年吗?中国原创图画书时代真的会到来吗?如何走“慢写作,精出版”,升童书出版之路?这些深奥的难题,在海飞先生的《童书大时代》中都有前瞻性的体现。

童书大时代,这奇迹的创造者是庞大的,创作者和出版者为孩子,为了未来,为了世界更好在不懈追求。而海飞先生以他的魅力,号召力,行动力,以及对童书出版的无限挚爱,成为这项事业值得敬佩的守望者。他站在高处。

朔风自北向南呼啸而下,摧折萧萧草木。进入11月,再没见过晴空旭日,天公虎着脸,要发作又不发作的样子,人人噤若寒蝉,团团白雾挂在口鼻之侧,有不真实的滑稽感。

没有暖气的南方,冬天尤其难熬。幼年居住乡间,尚可生起炭火,一家老小团坐取暖,吃饭取暖。火团子哔哔剥剥,映得人脸色红红。最喜炭火里烧几个栗子,煨一截红

御寒

叶晓燕

小鸟啄了。也有极少数完好无损地自然掉落,埋进厚厚的枯叶堆,作为自然的馈赠静静等待拾柴的小朋友。用一根长棍子翻开落叶,枯枝,晒干无水分的全都捡到筐里,湿气尚重的摊开晾晒。秋阳下的旷野像一个小型的晒场,万物有灵,被来自宇宙的微弱却坚定的能量细细烘烤,水分悄无声息的散去,风干无时无刻不在进行。整座山沉浸在静谧而神圣的气氛里,竟透着一股英雄迟暮的壮烈。年幼的我尚读不懂这种秋意,只是踩着搭扣花布鞋,蹦蹦跳跳着跃过石径小道,翻翻捡捡,希望能从一堆枯枝下寻到捉迷藏的红柿子、咧着嘴的板栗。苍山悠悠,慈祥地纵容儿童嬉

戏,山下,炊烟袅袅,那是来自母亲的召唤。积少成多,每天一筐半筐地攒到瑞雪初降,已成小小的柴山,堆在灶屋一角倒也蔚为可观。待到炭火架起,所燃的尽是我和小哥的劳动成果,长辈免不了夸赞几句。那时生活虽清苦,但劳动所带来的荣耀和幸福却是后来丰裕物质生活无法比拟的,只有踏实干活,才有甜美的烤红薯、金黄的油板栗等着我。所谓天道酬勤,正是如此。

如今,久居城市,冬季取暖都是靠虚弱的空调,风虽暖,屋子却暖不起来。习惯北方暖气的女儿放假回来总是受不了这种刮骨的冷。姑娘爱美,只穿一层绒裤袜,拒绝臃肿棉裤加身。我也没有办法,只能给她添点厚袜子。

天气实在是冷,简直迈不开腿。幸好巷子口有个移动的鞋袜摊,厚实的羊毛袜,样式虽朴实,却是一等一等的保暖。摊主是个中年大姐,我只顾埋头挑选,结账时碰到她的手指,冰的我心里一惊。这才注意到那只手黝黑粗糙,布满一道道细口子,忍不住脱口而出,“怎么不戴个手套,天这么冷。”

大姐似乎没想到我会和她聊天,一迭声地回道,“没事没事,习惯了。”我重新打量这个小摊,毛袜子套围巾应有尽有,分门别类整齐叠放在人力三轮上,全靠大姐一个人打理,而她,甚至没穿棉袄。我心里难受,不忍多看,更不愿意表露一副俯视苍生般的悲悯,只是低头又挑了几双毛袜,再次结账时随口道,“还是早些回去多穿点,街上风大。”“天冷了,生意好,晚一会回家也没事。”她回我一个大大的笑容,似是叫我放心。可怜身上衣正单,心忧炭贱愿天寒。

哎,冬天。

才注意到那只手黝黑粗糙,布满一道道细口子,忍不住脱口而出,“怎么不戴个手套,天这么冷。”

大姐似乎没想到我会和她聊天,一迭声地回道,“没事没事,习惯了。”我重新打量这个小摊,毛袜子套围巾应有尽有,分门别类整齐叠放在人力三轮上,全靠大姐一个人打理,而她,甚至没穿棉袄。我心里难受,不忍多看,更不愿意表露一副俯视苍生般的悲悯,只是低头又挑了几双毛袜,再次结账时随口道,“还是早些回去多穿点,街上风大。”“天冷了,生意好,晚一会回家也没事。”她回我一个大大的笑容,似是叫我放心。可怜身上衣正单,心忧炭贱愿天寒。

哎,冬天。

也许是因为憋得慌。情急之下,我把书房命名为“轩窗”,似乎有点不伦不类。

阳光与云彩一古脑儿给屏蔽了。恨得咬牙切齿,却又无能为力。于是,以唐吉珂德的意气,我把我的书房极端地命名为“轩窗”,臆想中开一扇高高大大、无遮无拦的视窗,如电脑上Windows的视窗,挑战阻挡,驰骋纵横。

埋首“轩窗”,读了不少借来的书,也购置了不少地摊书,粗制滥造,别字连篇。好在,“书非借不能读也”,那些呈土匪嘴脸(间或呈土豪相)的盗版书,大多滥字充数,作了书橱最底层的填充。若干年后,以“轩窗”冠名的“专栏”“专著”相继问世,好事者恭维为“高窗前的高见”,令我喜出望外。

吃够了遮挡的苦头,当我移

60年前我从上海水产学院(今上海海洋大学)水产生物专业毕业,作为学校第一届本科毕业生,我们随即被充实到教师队伍中去,不久后,朱元鼎先生提出要我去海洋渔业研究室作他的助手和秘书。朱元鼎先生是国际著名鱼类学家、上海水产学院院长,当好他的助手,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,也是我工作的主要职责。

先生待人接物十分和善,刚来水院时,在住所去办公室途中,在校园内散步,不论遇见其他老师、职工或同学,如果对面相遇,不管认识与否,老远就把戴在头上的礼帽轻轻举起,向来人致意,日久成了校园“一景”。

我校搬迁厦门后,先生被任命为厦门水产学院革委会副主任,并接受福建省科委“调查福建省鱼类资源,编写《福建鱼类志》的科研课题”。从一开始,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其中。1976年,朱老已年逾八十,不顾高龄体弱,在女儿陪同下奔赴厦门主持《福建鱼类志》分工协作会议,使该志编写工作及时启动。其后,他在沪通过写信给我们的书信,指导我们在闽如何开展鱼类标本收集,如何协调协作单位之间的事宜,编写工作中需注意的问题等,对我们充满期望,细致入微地指导我们研究,关心我们业务水平的提高,谆谆教导我们做人之道,并经常提醒我们要注重身体健康。

自1974年至1980年,朱老亲笔写来16封信,每一封都弥足珍贵。但是从信中也看得出先生的健康状况并不好,如“早想写回信给您,但我自4月份以来一直身体不好,消化系统出毛病,诊时泻时便秘,胃亦不行,暖气甚剧,诊治之后,时愈时发,似已成了痼疾,无可奈何”“我入夏以来,身体不太好,尿糖高达3+至4+,所

才注意到那只手黝黑粗糙,布满一道道细口子,忍不住脱口而出,“怎么不戴个手套,天这么冷。”

大姐似乎没想到我会和她聊天,一迭声地回道,“没事没事,习惯了。”我重新打量这个小摊,毛袜子套围巾应有尽有,分门别类整齐叠放在人力三轮上,全靠大姐一个人打理,而她,甚至没穿棉袄。我心里难受,不忍多看,更不愿意表露一副俯视苍生般的悲悯,只是低头又挑了几双毛袜,再次结账时随口道,“还是早些回去多穿点,街上风大。”“天冷了,生意好,晚一会回家也没事。”她回我一个大大的笑容,似是叫我放心。可怜身上衣正单,心忧炭贱愿天寒。

哎,冬天。

以时常头晕、脚软,现在在中西药都在服用,但罕有效果”“由于我最近尿糖甚高,又突患背痛新疮,体况不好,所以这次青岛碰头会恐不能去参加了”“我近来身体不太好,时常脚痛、耳痛和牙痛,尿糖情况较前好些”。可见朱老一直带病工作,他的敬业精神,感动了我们每一个人。为了及时完成《福建鱼类志》的撰写和出版,可以说耗尽了朱老精力和体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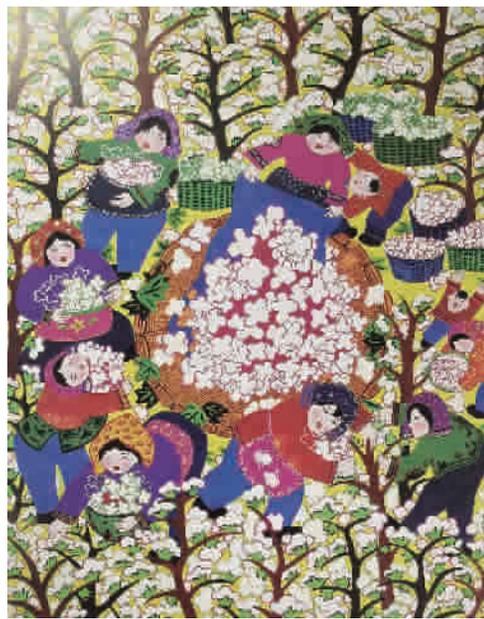
朱老对我们的关怀充盈师生之谊,严厉之中不乏关爱,有时我们向先生汇报工作,结束时临近中午,他就会邀请我们和他共进午餐。1977年8月,我从西沙群岛采集标本回厦,同事来接,由于操作失控,人、车和标本全部翻入深水养殖池塘,身受重伤。朱老获讯后即致函慰问,写道:“知道您已于月初返厦,在同小李骑车取行李路上,遭到翻车,撞在石阶上还跌入池中,幸尚能挣扎爬起,真是吉人天相,转危为安。这次虽伤势甚重,幸未折骨成残,诚是不幸中的万幸,不胜欣慰之至,希望您继续好好地休养,为要。”

今年是朱老诞辰120周年,重读这些凝聚着关爱的信件,想先生当时必定是拿着放大镜逐字逐句工工整整写成。

1986年11月,中科院海洋研究所著名鱼类学家成庆泰教授来沪治病,专程来看望朱老。朱老这时身体已十分衰弱,每天上午穿戴整齐后,除有时在沙发稍事休息外,大部分时间喜欢卧床。成老亦八十有余,行动不便。他们相互谈及数十年合作研究的往事。临别时朱老送成老出门,在门口他们二人自乐来日无多,此次一别,将为永诀,两人相拥而泣。回想当时情景,我亦十分伤感。

回忆恩师二三事

伍汉霖



银满金地 (农民画) 左振香

山村夜色

董国宾

住在山村的时候,不曾想什么,薄薄的暮色开始垂落,东家西家还有山间自然而生的竹林和山野,便自然泼墨成一幅天然山水画。

又弯又弯的山道没入人影,东瞧西看的风,仍张开口说着白天没能讲完的话。山弯里一湾水影混在夜色中,只有自己知道的水波还在调皮地想心思。天地间夜色弥散,万象隐了行迹,小山村像滑落的一滴墨,点缀在东伸北沿的山脉里。山村的夜,就这样开始启航了。

若说山村夜色空寂和落寞,因为你还没有走进。最简单的野草花,也会很迷人。龙葵、苍耳、泥糊草、鳊鱼、虎耳草、狗牙根,这些不闹眼的事儿,都扎根在山洼里。它们当中没谁出过家门,相约守望在这片净土中。夜静下来,虎耳草警惕地眯着眼,一片一片长不大的小绿叶,威威地吐着一片香。狗牙根幽冷地低语着,苍耳、龙葵、泥糊草也睁着眼睛四处看。茫茫夜色中,它们仍做着各自的一份事儿。山村的夜,生动祥和又安宁。

蛙鸣使夜色更清越,像条弧线横在空中,敲着山色和夜。松枝间,小松鼠不小心弄出几声响动来,山溪又在“咚咚”地唱夜曲。草棵里,嶙峋怪石中,百虫“唧唧”,和鸣如潮,如雨洒遍大地。农耕的田地里,也会“窸窣窣”传出响声来。小路绕过几湾水,又穿过一块块菜畦和石峰,涂了墨的密丛间,一束束温暖的灯光传出来。朦胧的影子里,一两声狗吠叫得响亮,接着又是一大片。这家那家的门户里,惬意的牛进了栏,一张张大大嘴仍不肯离开食槽,从山里割来的草料真是好味道。看不出一点整洁的屋檐下,小孩子不再讨嫌,持家的女人安闲了,又分不清楚是在看电视,还是在穿针引线。灯火处,一个个模糊的影子晃动着山村的夜。

朗月来到山村,便看出一片闲静来。天地间若细雪纷落,山洼、高峰、田地和海湾,一片柔洁和莹白,亮蒙蒙的山谷和村庄像是浸在水中了。月色停在果园里,羞红了脸的果子笑容滴落一地,满园子都是喜色。朗月的脚步走进竹林,便是一片静谧了。冷静的竹静一般,像是在沉思。月光漫过来,夜的微凉浸在竹节里,山村的夜仿佛停滞了。山脚下的小野花倒是很调皮,一挤眼便把月光招过来。萱草丛丛,土芹蓬蓬,杂树泛着青色,遍生的小野花沐尽月色。这个家族中,你可以到月光里去聆听。银色的月光下,亮闪闪的山村宁静又欢逗。

住在山村的时候,不曾想什么,山村的夜色尽在静美中。



夜光杯



轩窗牧云

凌龙华

居小城时,我执意要把书房建构在阳光照耀与目光注视下,乘机矫情宣言——轩窗牧云。友人提醒,书斋名是否与时俱进?虚荣催化,写就一篇《羞涩书橱》,狐假虎威,竟拿“迷书博士”作参照。文中写道:“听说沪上读书大家米舒先生已急着寻找第十一个书橱,而在下连旧有的两个书橱还有待充实,看来羞涩的不光是我的书橱了。”文章写于二十年前。那时,能示众的是“钱”与我一起进城的书尘灰溜溜堆积于地下车库。

我的书房依然叫“轩窗”,新朋友题来了新匾额。可是,挂哪儿呢?以后,又置换了高层住宅,鸟枪换炮,扬眉吐气。但好景不

长,卫兵式站立的一排排书橱威武中不免施加压力。置身书橱,正襟危坐,恰如系着领带吃西餐,不习惯,别扭。于是,偷偷张罗了一个小书房。沙发为床,小茶几为书桌,外买一个便携式书柜。酒后,累后,愠后,一个人躺着,书报随手可拿,看完后或看着看着睡着了,任其“花自飘零水自流”。因而,夫人讽赠书斋名“轩窗二房”。

好在“二房”只有书相伴,无关痛痒。有一点,夫人不知,“风花雪”不相染,但“月婵娟”时相映。“轩窗二房”乃阳台,徘徊梦际,窗帘一拉,风月无边!

若若干个中秋夜,不见月,我黯然神伤。城市森林,诗歌碰壁梦逃走。

若干个中秋夜,不见月,我黯然神伤。城市森林,诗歌碰壁梦逃走。

十日谈

诗意生活

随风飘落的叶子,仿佛在提醒人们一年将尽,冬天来了。